

蕩寇志

原序

此志何爲而作也，因施耐庵從前有水滸傳之作，寫宋江等百有八人橫肆於水滸，其中類敍邪心之熾，叛逆之萌，遭官司之摧捕，受吏胥之網羅，逼入綠林，以匿其奸。作者繪影寫聲，極情盡態，雖似表其任俠之風，而實摘發其奸詭之狀也。然其書無人不讀，而誤解者維多，非細心體察，鮮不目爲英雄之舉動矣。所以有羅貫中者，不明大義，妄造偽言，撰成後水滸，以僞爲真，縱奸辱國，殃諸梨棗，致天下後世疑信半參，誤爲實事，未免狗尾續貂，有背耐庵作傳之旨，是誠名教中之罪人也！嗣金聖歎先生，出不憚煩言，逐層剔刷，雖作僞之情形畢露，而奸徒之結局未詳，世有好談事故而求之究竟者，終覺游移鮮據，不得旨歸。余故友仲華俞君，深嫉邪說之足以惑人，忠義盜賊之不容不辨，藉叔夜之聲靈，假雷震之顯化，喚醒夢中，爰繼耐庵水滸之傳，結成此七十卷，名之曰蕩寇志，蓋以尊王滅寇爲主，以見盜賊之終無不敗，忠義之不容假借混朦，而使天下後世之羣黎百姓，知貧德飲和，嬉游於光天化日之中者，皆沐聖天子深仁厚澤所由來，而遵道遵路以守

王章，親上尊君以完稅課，做好人，行好事，所以結天下於太平，而長享此和親康樂之休也。是皆於世道人心，不多維持云。

豈同
宣七年仲春，涇長洲陳興仁和徐佩珂拜敘

後水滸新序

沈松泉

費了我一個月功夫標點的這部後水滸——蕩寇志，現在居然要出版了。我自然是很快活，雖然這部書不是我做的，可是我想我們這一部書出版之後，讀者們至少也可以免得去看那種字體比蠅頭還小的糊塗的石印本。無論如何，我把這部書來標點了重印出來，雖不能說增加這書的價值，至少也能得說是這部較好的版本。

後水滸本來是羅貫中所做的，就是坊間通行的征四寇。這一部書是前清嘉慶年間人俞仲華做的，名叫蕩寇志，又叫結水滸，後水滸這個名字是書坊主人給改了的。要俞仲華中不做後水滸——征四寇，或是那部征四寇的別名不叫後水滸，那麼，我想俞仲華一定早將這部蕩寇志來叫作後水滸，不叫結水滸了。其實二部內容絕對不同的書，正不必同題一個名稱，便是羅貫中有他的後水滸，俞仲華也不妨有他的後水滸，正是不那麼重要的。所以書坊主人把這部蕩寇志來改做後水滸，我並不反對。

我們看過水滸傳的人，沒有一個不說他做得好的；他的描寫手段也高，他的立意也高

。如果我們起個妄想，要將水滸傳續做下去，——其實是儘可以不必續，——我們總要嘆「難以爲繼」。因爲總是有「斧鑿痕」的。但是現在我們請看俞仲華的這部書做得怎樣？我們只要看了他第一回的第一頁，我們便可以曉得俞仲華的才真是不讓施耐庵，他的描寫的手段也是高極的。并且據我看來，他這部書，不但可以媲美水滸，而且尚有比水滸突出的地方，這並不是我故意這樣說着。

大概水滸傳別的都足以值得我們稱贊，就是一樣，他的佈局却不精密，却是散漫得很的。宋江在柴進莊上引出武松，戴宗等公孫勝撞着石秀，這是多麼牽強的事！我並不是在這裏妄詆水滸，雖然水滸要歸結一百八人却總免不了勉強的地方。現在我們且看這部後水滸！我覺得他全部七十回的佈局，並沒有一點脫樺的地方。從誰引出誰，從誰又歸結到誰，都是覺得很自然的。這一點，似乎較勝水滸。至於他的處處迴映水滸，於梁山泊幾個較重要的頭領的個性的描寫逼肖，更是他特有的技能了。但也有一點，不及水滸的：我們看過水滸的，最是使我們看了不會忘記的，便是描寫武松的若干回，也就是全水滸最有精采的地方；但是我們看後水滸，却找不出那樣的文字來。這也並不是說後水滸不著重個性

的描寫，我們只看陳麗卿——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子，他是描寫得多好！只不過全部後水滸描寫得最有精采的，也只是陳麗卿一個人，却不及水滸那樣多。這因為水滸是從一個一個人寫起的，所以容易描寫，容易見好；後水滸只有陳希真和陳麗卿出東京逃難的一段只寫兩個人，此外都是許多人閏在一處，不容易描寫，也就不能見好。所以水滸能寫好幾個人，後水滸却只寫得陳麗卿等三數個人。又水滸寫的許多里巷市井的社會的真相，後水滸却寫不到。——總結一句說：水滸之長在個性的描寫，後水滸之長在佈局。後水滸還有一個特點，却不能同水滸並論的，——因為水滸是特創的，後水滸是續水滸的——就是他結水滸結得「天衣無縫。」

俞仲華是清嘉慶年間的人，我已說過。他的著述，據他的兒子龍光說，除了這部後水滸外，尚有騎射論，釋醫學辨證，淨土事相……等書，「皆屬稿而未鐫。」我們雖然不能見他這幾種書，可是我們在這部後水滸裏，儘有許多論醫學，論槍砲，論道……的地方，我們也可以約略窺見他思想之一斑。不幸我手頭一本參考書也沒有，不然，儘值得爲他做篇評傳。我現在只想約略說說他做這部後水滸的思想。

從清朝開國直到嘉慶和道光，這一百餘年的承平日子過了之後，天下便漸見騷亂了。那時什麼「白蓮教」，什麼「義民之變」，什麼「土匪」，「都橫行一時。那時不比現在，離太平日子不遠，一見這樣的盜賊橫行，都會嘆「世風日下，人心不古。」都要想「激勵士心」，振作一番。俞仲華生當這個時候，他看看盜賊太猖獗了，他知道人心之壞不自一朝一夕的，他認為是許多「邪說淫詞」，壞人心術，所以他雖也曾「從征擒獲」，雖也曾「備陳戰守器械，見賞於劉玉坡撫軍」，他還想口誅筆伐的警醒世人一番。水滸傳金聖歎的評本那時已通行了好幾時了，金聖歎以為宋江是個假忠假義的人，所以在水滸裏一味評宋江是假，一味說施耐庵筆曲而意深。不消說，羅貫中的後水滸自然比金聖歎評本水滸通行的更早。俞仲華對於世事的日非，又受了聖歎評本的影響，他認為水滸是描寫宋江的罪惡的，他認為宋江是個「口裏忠義，心裏強盜」的人，是個「大奸大惡」的人。大奸大惡的人和真忠真義的人是絕對不能混亂的！所以他承認了施耐庵水滸傳裏的宋江是個大奸大惡的人，他便不能承認羅貫中後水滸裏的宋江是真忠真義的人。他對於羅貫中後水滸的行世，說「從此天下後世，做強盜的，無不看了宋江的樣子：口裏忠義，心裏強盜；殺人放火，也叫

忠義；打家劫舍，也叫忠義；戕官拒捕，也叫忠義。……真是邪說淫詞，壞人心術，貽害無窮！」他又說：「莫說小說閒書，不關緊要，須知越是小說閒書，越發傳播得快：茶坊酒肆，燈前月下，人人喜悅，個個賞聽。」——他是認定小說和社會是有重要的關係的。他對於海盜的羅貫中的後水滸，十分憤慨，但既已刊刻行世，却也不能禁止他。他使費了二十年的功夫做出這部蕩寇志來，對於宋江和梁山泊痛加誅伐，務使一百八人無一個存留。這是他恐怕世人學了宋江的樣子，強盜行爲，忠義口頭，貽害無窮，所以將他的一片苦心，做這部書出來警醒世人的。——這是他的本旨。

水滸一百八人有一大半是爲官吏逼迫然後做強盜的，這也是我們所聽得的。但是我們看了這部後水滸，陳希真劉廣祝永清荷英范成龍真祥麟……等，他們爲官吏逼迫而做強盜，也和宋江他們同。同一樣爲官吏逼迫而做強盜，俞仲華却爲什麼定上說陳希真是真忠真義，宋江是大奸大惡呢？這個思想，我却不敢苟同了。這大概他平日受金瓶的影響極大，對宋江的惡感也極深，所以他就不知不覺的寫出這一部書來了。

其實，水滸本不用續；要警醒世人，也不必定要續水滸，儘可以另外創造部書出來。

俞仲華他計不及此，這是他第一失敗的地方。但是他懷抱着功利主義而著這一部書，——不是爲消閒而作的，——始終是值得我們欽仰的。所以他在思想上雖是失敗，他著書的宗旨却是彰明得很。

我們現在重印這部書，並不是因他那種俞仲華式的見解可取，也不是他著書的宗旨可取，而却在他的藝術上。描寫，佈局，章法，和續畫的本領，在藝術上講來，却是成功的，却是值得我們觀摩的。

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七日，上海。

序一

忠義者，生人固有之天賦，絲毫不能假借。古聖賢立說垂經，闡明乎綱常之理，嚴立乎子臣之防，無非欲使天下後世，讀其書，審其義，因以觸發其真良也。第聖經賢傳，義至精微，非學士大夫未易深體。而撮舉往事，揚厲鋪張，散見于稗官野史者，雖版夫叱隸，靡不樂取而閒觀，苟其持論新奇，意旨鉤歸正大，則傳誦者必多，其感人尤易入。善哉！俞仲華先生之蕩寇志乎！因耐庵水滸傳，體其微義，暢發偉詞，十色五光，層見疊出，總以忠奸兩路，劃開到底，其間脈絡貫通，前後文迴環照應，而成敗倚伏，鬼神亦有默運之機；此不獨足悅人目，并足感人心也。余見其原刊大板，逐卷詳參，覺雖小說，實有關世道人心；志曰蕩寇，誠非虛語。顧特恐傳之難遍也，爰校其舛訛，重付剞劂，宛成袖珍，俾行者易納巾箱，居亦便于檢閱。流傳徧覽，咸知忠義，非可僞託盜賊，斷無善終；卽誤入歧途者，亦凜然思翻然悔，轉邪就正，熙熙然，共享太平之樂也。豈不休哉！

皆同治七年仲春上浣古渝仁山氏識

序二

客有以蕩寇志聞於余者曰：仲華一韋布之儒，手無尺寸之權，海內昇平日久，人心亂思，仲華獨隱然憂之，杜邪說於既作，挽狂瀾於已倒，憂世之心，可謂深也已矣，立說之旨，可謂正也已矣。然而附仙女之冥靈，託長安之一夢，抑又何其誕也？是必有說以處此矣；敢以質諸吾子。余乃瞿然曰：微子言，余亦幾忘之矣。嗚呼！余兄弟七人，仲華乃次兄也。幼失怙，錢太淑人撫養成立，家藏書萬卷，兄數年卒其業，於古今治亂之本，與夫歷代興廢之由，罔不窮其原委，下至稗官小說，風俗所繫，人心攸關，尤致意焉。弱冠侍先大夫遊於粵，嘉慶中葉，黎民滋事，先大夫奉檄奔馳，兵不及發，挺身前往，至珠崖城下，時已昏黑，黎衆執火持械，如燭龍萬丈，由山谷間蜿蜒而下，城內外居民，哭聲不絕。先大夫下令曰：「毋恐！盡出爾炮械燭炬，張施於女牆上下。」霎時星斗燦陳，雷霆驟至，震耳駭目，而火光之蜿蜒於山谷間者，屹然而止。乃敘得實情，激於營弁之苛索，遣人諭之曰：「大兵至矣！深知爾輩苦情，不忍遽加以戮，其聽我諭。」單騎入賊，賊不敢動。

，執二人歸，訊之，皆漢人，以水滸傳奇煽惑於衆，適有苛索之事，遂成斯變，於是殲厥渠魁，而以歲歉飢民，鼓噪具報，乃寢其事。道光初葉，先大夫權篆桂陽，有赦囚羅喜密報曰：「土棍梁得寬結會萬餘人，推生員羅幅瑞爲宋大哥，將起事焉。」時先妣錢太淑人隨從任所，佐先大夫內助悉從寬厚，仁慈隱側，四境交推，而於獄囚尤爲體恤，羅喜援救出囚，不忍去，涕淚交并，次日負薪以獻，密告此事。蓋桂陽與楚南毗連，難出於獠匪之間，梁得寬嘯聚兩省愚民，約期起事。先大夫於其未集之先，調所部兵目，及三江協標下兵弁，會獵於鹿鳴關外之援臂寨，從間道出，獲首要百餘人，起出「叛逆歌」詞及入會姓名籍貫僞冊等件，約有萬人，多係無知良民，被其逼脅入會。先大夫熾火於庭，焚其僞冊，衆皆愕然。梁得寬大聲疾呼曰：「獄上，必盡發。」乃止。立斃杖下，毀其器械，夷其巢穴，除其強梗，而民心始定。時學政白小山太老師按臨州郡，述於大吏。道光十二年，楚有趙金龍之變，以先大夫得是處民心，檄守兩省邊徼，龍光所云兄負羽從戎，卽此時也。先大夫祕言其事，不欲自詡其功，兄之自序，蓋從先志。尊兄生於都中，幼嘗多疾，有女寇陳麗卿者愈之，故云。但是書之作，始於道光六年，與兄夜坐，約三更後，星光如篩盡下西

北隅，少頃，一大星復起，衆星隨之，兄曰：「太白侵闖，亂將作矣！孰知羅貫中之害，至於此極耶？」一曉白諸庭，先大夫命兄作是書，命五弟另作紬史正氣錄以輔之，更五弟之名曰輔。子於乙未科旋里秋試，晤兄於武林，其書甫就，迨庚子科復往，則書又盡刪，蓋三易其稿云。道光己酉仲春，得兄訃音，附遺函一帙，知兄於是年元旦誦金剛經百篇而逝。其書曰：亂始於廣東，亂終於廣東，（厥後果殲於粵東之潮嘉境內，其賊乃平。）子馳書於其子龍光，詢是書，而午橋徐君已梓於姑蘇矣，仍歸板於越，蓋義舉也。其時龍光尙存，曾受知於羅羅村先生，以經學冠吾越郡。未數年，僅存二嫂一人，售此書爲生，日久板漸湮滅，仍寄徐君補刻，詎姑蘇城陷，而板亦毀棄無存。吾鄉相繼蹂躪，二嫂被害，兄之一脈，於是乎絕。哀哉！荒輶囂囂，遠在數千里，祭掃無人，中表錢湘，貸金續刻是書，以營窀穸之資，板成，存於錢氏旅邸。予以第四子司其蒸嘗，俾有所歸云。客去，子乃喟然嘆曰：古今來史乘所載，事多失實，忠孝所存，有不能逕行直達者，而姑以杳渺之譚出之，固不償蕩寇志也！子不能爲親者，諱其善而直陳之！人倘有以此見誚者，則誠無言以對矣。所可惜者，紬史錄已付紅羊之劫，不與之俱傳耳！

後水滸序二

四

同治辛未仲夏弟晴湖俞幾謹誌

序三

噫，著書立說之未易言也！古人慎之又慎，而猶未敢筆之於書，誠以卷帙一出，卽爲世道人心所關繫，非可苟焉已也。然而世之懷才不遇者，往往托之稗官野史，以吐其抑塞磊落之氣，兼以寓其委曲不盡之意，於是人自爲說，家自爲言，之流弊也焉！蓋不離乎奸盜詐僞數大端。而奸也，詐也，僞也，害及其身，盜則天下之治亂繫之，尤爲四端之宜杜絕，而不容緩者，此隱志之所由作也。且夫爲盜者，誠有罪矣，下迫之使盜，不尤重乎？高傑、袁京輩，卒未能幸逃法網，其果報固已彰彰矣。推之一官一邑，司牧者例一詞，決一獄，未能衷諸天理，乖謬人情，以是爲非，以非爲是，怨氣充積，由微而著，釀成禍階，變遷者則小，變遷者禍大，不必其忍并生靈，狂瀾橫起也，而血氣心知之倫，夫固已騷然動矣。咸豐三年，五嶺以南，萑苻四起，以絳帕蒙首，號曰紅兵，蜂屯蟻聚，跨邑連郡，于斯時也，機槍晚碧，烽火晝紅，惟佗城巍然獨存，危於疊壘，當道諸公，急以袖珍板刻，播是書于鄉邑間，以資勸懲。厥後漸臻治安，謂非是書之力也，其誰信之哉！庚午秋，予將有珠江之行，道出玉屏山下，仲華之故居在焉，謹以紙錢一陌，麥飯一盂，奠于忽來

道人之墓下，殘牌臥倒，荆棘縱橫，夕照寒烟，蟲聲如雨，徘徊久之，而不能去。長老曰：「歲時燕嘗，賴吉甫耳。邇來典質以供，不致餒而，第日後則未可料也。爲告吉甫云，清介自持，徒自苦耳。」及至粵，以告，卒不能易其操命也。始將窮餓以終其身乎？而仲華之窶窳奚賴耶。于是以薄寇志盛行于大江南北，鉅本之有批註者，爲髮逆所嫉，毀于姑蘇。當時，有識者曰：「賊其遂亡乎？且知其非義而去之也！」已而果然。乃從沈觀宏乞書于楚南太守周盛園，及從徐君處堂于屠君午寧處，得詞本以校訂之，諸公好義，樂于從事，而是書遂成，吾乃解囊以助一竣。吉甫致板于予曰：「姑倩私貸。」而後歸之，固卻不允，吾不知其一介不取之心，至老而彌堅也！因而思夫淫僻邪說。禁之未嘗不嚴，而卒未能禁止者，蓋禁之於其售者之人，而未嘗禁之於其閱者之人，——即使其能禁之于閱者之人，而未能禁之于閱者之心；今則并其心而禁之，此不禁之禁，正所以勝其禁耳。況是書也，旁批箋註，鴛鴦之繡譜在焉，若從而刪之，徒以供牧豎販夫之一噓耳。昔板橋氏自序其集曰：「有私刻以漁利者，吾必爲厲鬼以擊其腦。」吾于是書亦云。

序四

夫防亂於未亂之先，智雖竭而心猶慮其不足；敗亂於未亂之始，機一動而禍已伏于無窮；六經四子之書，所以絕人心之私僞，即以杜斯世之亂萌也，而後世猶有敢于縱恣以肆行而無忌者，况復有啓之者歟？施耐庵有水滸傳也，其中一百八人，雖綴形其英雄豪傑之義氣，而實著其張跋扈之非爲；不然，當四海一家之時，而雄據一隅，以自行其志，名之曰聚義，誰非王土，誰非王臣，天下豈有兩義乎？治至有羅貫中之發水滸出，直以梁山之一百八人爲真英雄，真忠義，而天下之禍。卽由是而始。予少時每遇稗官小說諸書，亦嘗喜涉獵，而獨不喜觀前後水滸傳奇一書，著以此書流傳，凡斯世之敢行悖逆者，無不藉梁山之鳴張跋扈爲詞，反自以爲任俠而無所忌憚，其害人心術，以流毒于鄰國天下者，殊非淺鮮。近世以來，盜賊譴起，朝廷征討不息，草野奔走流離，其由來已非一日，非由於拜盟結黨之徒，託諸水滸一百八人以釀成之耶。俞君言甫，次兄仲華先生，少年穎悟，博習羣書，凡天人性命之書，以及稗官野史之說，無不流覽，涉治貫通，卓然爲一代碩儒，不獨浙之名士而已。先從習八先大夫官嘉興，自而歸浙，若鴻寇志一書，由七十一回